

那是一個尷尬的記憶。一封情書，它始於浪漫的想像，而終於戲謔的結局。至今我仍記得它笨笨傻傻的氣味，令人想起帶點油垢味的木料地板，肥滾滾的小黑狗沒命地搖尾示好，或是企鵝走路的滑稽。這樣的形容未免污蔑情書的浪漫，褻瀆了它的唯美，可卻絕對忠於當時的感受。

回想起來，那真是一段荒涼的歲月。同年齡的友伴臉上，或多或少都有忍不住的青春爆裂，光潤的痘子那麼飽滿瑩亮，甚至紅得有些刺眼，像在嘲諷我徒有品學兼優的虛榮，內涵卻如此貧瘠，一年下來竟然孵不出幾顆像樣的青春之籽。好不容易額頭有點小小的騷動，那膽小的幼芽卻畏畏縮縮的躲在瀏海後面，似乎深以炫耀年輕為罪。

也許是青春的力量太龐沛，我特別喜歡耗費大量體力的運動，尤其是打羽球。只要逮到機會，我總不會放過殺球，刷！快、狠、準。瘋狂的力道。球不偏不倚，恰好落在邊界上！漂亮！好像幹掉一個世仇大敵。當然，最好對方被那突如其來的狠勁嚇一跳，我便因此得到類似惡作劇的滿足，一種復仇的快感。因為無法忍受那種殺氣騰騰，欲置人於死地的揮拍方式，女隊友後來紛紛離我遠去。我更樂得和精力過剩的男隊友廝殺，他們回我以更強悍而有力的反擊，挑戰我源源不絕的鬥志，充分滿足我的暴力美學。球場成了我的殺戮戰地，每一次的殺球都十分愉悅，好像處決演算不完的數學習題。我在汗水裡揮霍過剩的青春和躁鬱。

鬱悶的青春期，人像活在沼澤裡。鏡子裡的自己渾身散發出一股帶著體制和規矩的呆板氣息，那樣聽話的髮長，那麼不逾矩的乖巧表情，正派善良的眼神，和絕對不敢短過膝蓋的裙長。該死的白衣白裙，讓整個人形如學校的零件，和硬體契合無間。

沒有人陪我廝殺時，我便游泳。因為早早回到家的我，總有說不出的焦慮。無論有多少積累的功課，都制止不了泡水的強烈慾望。也不知道從哪兒來的精力，我可以從赤道如火的夕照游到星光滿天，從躁熱到平靜，泳池吸納了我的憂鬱，難怪池水藍得那麼美麗。

就在這樣枯淡的日子裡，我發現了那封情書。

它的空降令我不知所措。受了驚嚇似地在尋找一個可靠的藏匿處時，我的心情充塞前所未有的慌亂和狂喜。我不知它如何潛入我的書包，事先沒有任何預兆，我的眼皮沒有跳，耳朵沒有癢，也無沒來由的打噴嚏，游泳時既沒抽筋，打羽球時也沒擊傷自己。周六整理書包時，啪！它就這樣掉出來了。

每年夏季，正是陣雨——俗稱西北雨最頻繁的季節；也正是吾鄉收割、犁田、插秧，一項緊接一項的農忙時期。尤其是在午後，天色更令人難以預料，說變就變，而天色一變，不一會兒，往往立即雷電交加，米粒大的雨，隨之傾盆而下，吾鄉在田野勤苦工作的人們，因無處躲避慘遭雷殛的事件，時有所聞。

整個暑假，常跟隨母親到田裡，每當遇上這種時候，無論正在做甚麼工作，我總是急於趕回家，而母親總是堅持要把工作做到告一段落，以免損失農作物，或誤了農作期，常在雷電交加下，淋著雨回來。

若是正在曬稻穀，天色一變，家家戶戶曬穀場上，大大小小都急急惶惶出動搶收，唯恐搶收不及，穀子被雨淋溼，以致發了霉，發了芽，那就難以出售，損失慘重了。那一幅景象，真似古代驚心動魄的競技場。

這天下午，烏雲又突然密佈，晴朗朗的天空，一下子陰黯了起來，一道一道金閃閃的閃電，怒叫著的雷聲，由遠方逐漸逼近。耀目的閃電，閃得我心驚膽惶，轟隆隆的雷聲，震得我不知所措，母親卻還沒有收工的意思，忍不住向母親提議：快回去吧，剩下的工作明天再來做吧！

母親抬起頭，望了望隔壁田還在趕著犁田的農友，望了望天色，平靜的說：不必急，雨還不會下那麼快。而後彎下腰，繼續一鋤一鋤鋤著種在田邊的這一系列番薯，我也只好繼續跟著撿拾。

為了供給養豬的飼料，上一季，母親將靠近排水溝的這一系列田邊，特別留下來改種番薯，於今番薯已長成，插秧期又到了，母親急於掘收完，以便趕得上插秧，然而，眼看豪雨即將隨著雷電傾盆而下，我實在惶急不堪。

閃電已更逼近，經我再三催促，母親終於說：你先回去吧！我把番薯收拾好了就挑回去。我不禁在心裡吶喊著：一百斤番薯才值幾十塊錢？這幾擔番薯才有多少斤？費了這麼大力氣，這麼多功夫，到底值多少？母親啊！您為甚麼不會算一算？為甚麼這樣珍惜？

但我怎麼敢說出來？母親平時常訓誡我們不可作賤農作物，母親珍惜的，原不是可以計算的價值，而是辛苦流下的汗水，而是可親可感的作物啊